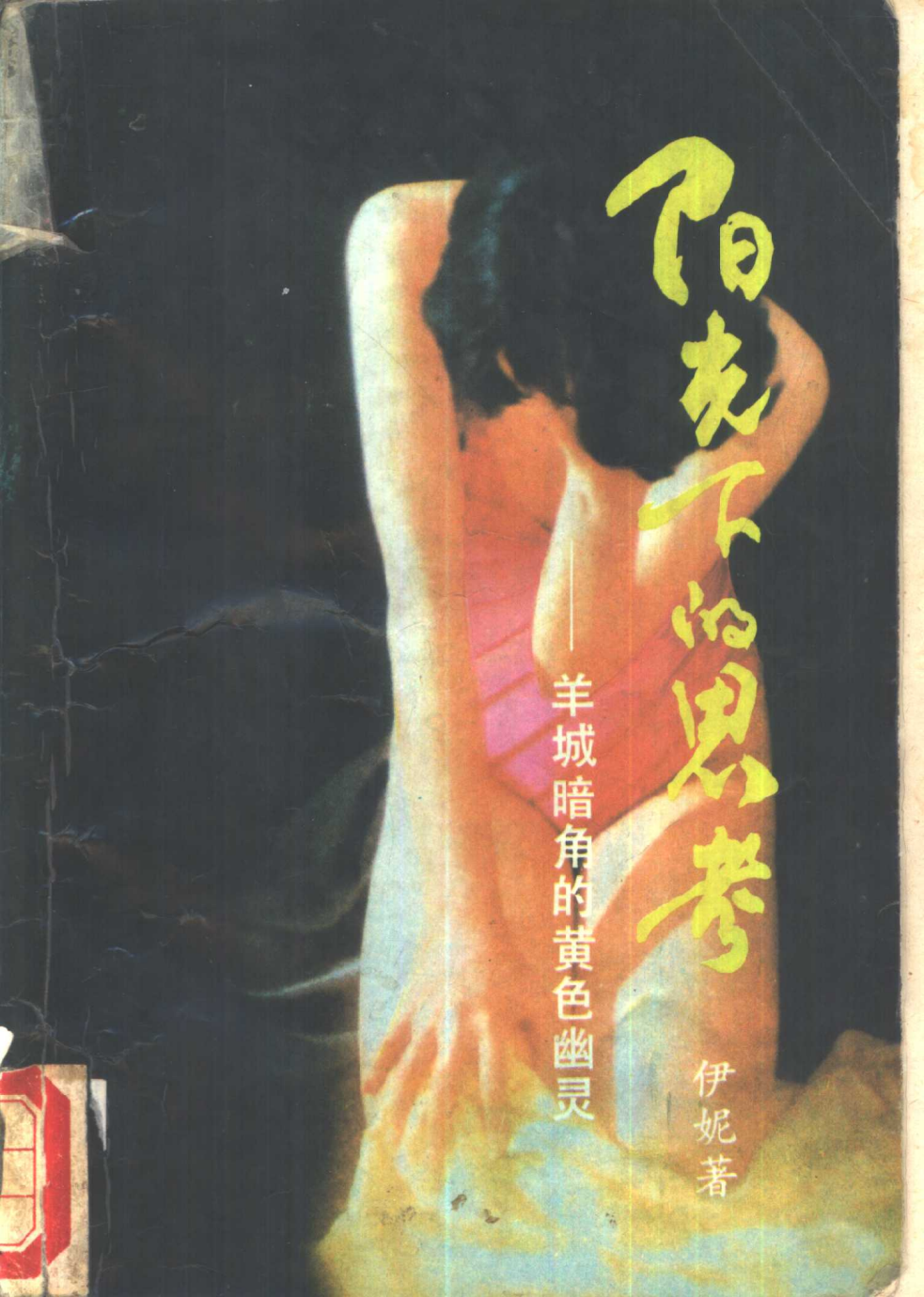




阳光下的思考

——
羊城暗角的黄色幽灵

伊妮著

阳光下的思考

伊妮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阳光下的思考

伊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 10印张 1插图 202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059-0800-6/I·546 定价：2.70元

伊妮近照

丘康摄



作者简介

伊妮，女，广东人，1944年生。1973年始到广州市从事专业文艺创作。198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攻读戏剧理论，受教于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余秋雨门下。现为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作家。已发表60多万字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其中篇小说《莽荒》及荒诞话剧《美哉，人间》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曾有十多家报纸、杂志发表过介绍和研究她的作品的文章。余秋雨曾赞赏其“艺术的想象力、概括力，在全国剧作家中是少有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暨南大学副校长饶芑子教授赞赏其作品“不仅仅是文学，更主要的是思考社会、哲学、人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者型的女作家。”

地球上的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来源于太阳，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人。

普列什文

引 言

一种惊人的非议，插着黑色的翅膀，在全国上下传扬，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一场严峻而又紧迫的挑战！

原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加快了广州市的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十三大以后，中央又把广东、广州作为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继续担当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的侦察兵。消息传来，广州市民心潮沸腾，整个珠江大三角处在经济大腾飞前的骚动之中！

然而，不少内地的同志议论：广东改革开放虽然好，但是“小偷多，妓女多”！

事实的确如此：卖淫嫖娼活动在广州沉渣泛起了，1987年4、5、6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是一个恼人的事实，它一度曾使党政有关领导同志忧心忡忡，也成为广州市民茶余饭后谈论的重要话题。

但是，卖淫嫖娼是否如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必然恶果？这种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原因？这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

关系到对广大青少年的培养和教育，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广州在充当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的侦察兵的同时，如何相应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先走一步？

带着许多的疑问和忧虑，也带着为蒙冤抱屈的改革开放雪耻的强烈愿望，我不自量力地决心探索究竟。

但是，我象一只野心勃勃的小灰狼，碰到了无从啃起的刺猬。

先是有行内的领导惊讶地相劝：卖淫嫖娼也能写吗？在历时大半年的采访过程中，不少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而几乎所有接待过我的政界人士，公安、政法、工会、妇联的干部都说：卖淫嫖娼的事若端出来，会歪曲新中国的形象，给改革开放抹黑呢！那些被陡然剧增的性病弄得束手无策的医生们则说：哎哟！这些丑事，讲起来，脏了嘴；听起来，污了耳，还是甭提算啦！许多宾馆酒楼的管理人员，则害怕影响自己单位的声誉，更是讳莫如深，而那些当事人本身，则因干了见不得人的丑事，更是躲躲闪闪，处处设防，造成了采访过程困难重重。我只好迂回曲折地追踪探索，从公安分局的妓女拘留所，到槎头的劳动教养基地；从机关到学校；从富丽堂皇的大宾馆酒楼，到肮脏得令人作呕的私人性病诊所。曾与西装革履的总经理恳切对话，也曾同衣着邋遢的小嫖客严肃交谈；访问过锒铛入狱的嫖客的家属，也探望过性病患者的后代。还有工作在公安、政法、宾馆、音乐茶座等部门的一批不愿披露姓名的朋友，向我提供了大量的耳闻目睹的事实；还有几个我所敬重的学者、教授和朋友，耗费了不少宝贵的治学时间，认真严肃地和我一起分析、探讨了卖淫嫖娼活动沉渣泛起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

心理的……背景和因素。

半年多来，面对着这个大都市腐烂的脓疱，这种比战争和瘟疫还要可怕的现象，我心中的痛苦与日俱增。人生经历中从未有过的痛苦，令我寝食不安，催我思考，促我握笔，仰天长问：难道我们还要捂住路人皆知的事实，继续让改革开放蒙冤抱屈吗？继续让人们因为忌讳它而不及时进行综合治理，让其轻轻滑脱并自由泛滥吗？我认为，任何事情，是美是丑，都应该将它坦诚地亮出来，让人们该爱的爱，该恨的恨，该治的治，才于社会有益，才有利于建设广州市高度的精神文明！

但是，一想到行内领导的规劝，想到朋友的忠告，想到历史的教训，我，又不禁惶然……

感谢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同志接受了我的请求，和我就广东省、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当我们的话题转入卖淫嫖娼的丑恶现象时，我直抒胸臆，这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为开放改革辩护。林若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他讲了一个生动而又客观的比喻：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也难免有些苍蝇、蚊子飞进来。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几个妓女，就闭关锁国，外面世界的各种先进科学进不来，只能导致中国落后。他还说，在建设精神文明中，对于其间出现的薄弱环节，对于卖淫嫖娼、赌博等丑恶社会现象，要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加以揭露、鞭挞，才有利于综合治理，使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误入歧途。

对话，激发了我的责任心，更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把长久蕴藏于心中的痛苦渲泄于笔端，把我的思考奉献给愿意思考和热切关注精神文明建设的读者们。

第一章 太阳与迷雾

朋友，你看到过珠江日出吗？她因为没有一望无际的背景，所以很难与站在高山之巅攀比，见不到翻滚的云海跃出一轮火球时那惊心动魄的壮美。她先是以熹微的曙色，洞达黎明前那幽冥地府般的黑暗，让人慢慢觉着她的光亮、温热，然后折射出东方天际的几抹鱼肚白，勾勒出珠江三角洲田垄那秀媚的轮廓。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之中，她从鱼肚白中爬了出来，朝着珠江展颜一笑，为缓缓的流水染上一层潋滟的波光，为羊城葱茏的林木染上一层新绿，为无数高高低低的楼宇勾出金黄的轮廓线，向人们宣布新的一天的开始。这日出是多么平凡，多么柔媚！然而，她那越来越炫目的光芒，却那么执着地向人们昭示着温暖、光明、正义、希望……

但不知什么时候，在江心那潋滟的波光中，忽然涌起一团淡淡的雾霭，它先是金黄透明，继而模糊混沌，只一会，便变成了视线所不能穿透的奶白色一片，渐渐向珠江两岸扩散。东升的太阳，增强了这雾霭的眩目力……唉，让我暂时撇开这雾不说，净说那阳光吧。

一、乌云与鲜花

假如将解放以前的旧中国比作漫漫长夜，假如将解放后30多年，但又受到极左路线干扰的新中国，比作略带暗晦的黎明；那么，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如旭日东升，过往的乌云接受了这昭示着温暖、光明、正义、

希望的阳光的接吻，天上人间便绽出了一朵朵灿烂的鲜花，把中国，特别把花城广州，装扮得如花似锦。

且看1987年4、5、6月的羊城吧。

——春交会在广州胜利闭幕。本届交易会外商定货活跃，不少产品供不应求。

——大瑶山隧道鸣响贯通礼炮。它跻身于世界十大隧道之列，标志着中国的隧道建设，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万里、胡启立来广东参加大瑶山隧道贯通典礼，于5日到达广东考察。

在参观了广州的市政建设后，万里说：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应当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窗口，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美、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要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名城。胡启立说：这几年，广州的建设步子迈得很大，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所以，绝不走回头路。

（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

6月5日广州市开始大做厕所文章。为了给国内外高朋们留下美好印象，省府副秘书长朱一明接受记者采访，说来广东的外国旅游者，投诉最多的是洗手间、厕所的卫生问题，这已成为吸引更多外国旅游者的一大障碍，也是一个有损国家和民族声誉的大问题。跟着，《羊城晚报》连续发表公厕卫生拉杂谈的文章，在头版位置报道《广州公厕实在太少》等多条“尿急”新闻。广州有关部门也迅速行动起来。

6月17日，省市各报开始报道：“美的家庭文化活动”生机勃勃。此活动是该年春节期间由市妇联与广州市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率先敲响锣鼓的。它旨在通过市民自娱自教，提高每一家庭的素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关系。它

的口号是：让家庭科学知识进入家庭。在各区、街等部门的配合下，先后在市区内建设和充实了100多所以不同家庭成员为对象的系列学校，10多万市民在这些“公婆学校”、“媳妇学校”、“未婚青年学校”、“新婚夫妇学校”就读，他们逐步掌握了简单的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学会家庭开支、家务活动、财产保护等知识，提高家庭生活素质，促进家庭和睦。广州市委负责人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是该年继“友爱在车厢”、“微笑在广州”活动之后，羊城的第三宗新事物……

如果说，这阳光下的簇簇鲜花，是象征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政治透明度，经济的活跃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那么，在旭日照耀下的羊城，怎么算不上如花似锦呢？

然而那雾，那一团向珠江两岸弥漫的雾，从江心波光潋滟中涌出来，从花园锦簇中涌出来，教人不能乐而忘忧！

原来，明眼的广州人心里都明白，这几个月，广州还有一桩桩在悄悄地交易着的欢场乐事。

初夏的5月这个时候，也正是举世瞩目的大兴安岭火灾发生的时候。但是，就在全中国人民焦虑、揪心、痛心的日子里，那团以“欢乐”和“交易”为其特征的迷雾，竟那么轻佻、违反常理地在广州街头弥漫……

二、痛苦与秘密

我说不出我为什么要痛苦，因为这是一团我未窥破的迷雾，是一个我所不能知道的秘密。于是我斗胆“深入虎穴”，结果被吓得狼狽而逃。

也许，这不能全怪那些寻欢作乐的人们。6月，广州那连天的大暴雨，要是能匀出一至两场，浇到大兴安岭去就好了。可

它们偏不；宽厚浓重的云层，连续一个多月密集在广州上空，无休无止，疯了一般倾泻着雨水，那山洪水泽，那滋润潮湿，象存心阻挡住这部分广州人观察大兴安岭火灾的视线，隔断了热浪炙人的焦虑感觉。怎能怪他们心安理得呢？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深入虎穴”，我决心探个究竟。这天傍晚，骤雨初停，空气凉丝丝的，越秀公园门口的地上躺着无数夭折的绿叶。几许寒意袭来，令人瑟缩，顿生天凉好个秋之感。我本来以为，在如此阴郁的天气里，嫖客们是没甚兴致的了。但定睛四顾，只见虽然行人寥寥，游客寂寂，却仍有三五成群的游手好闲者，蹲在人行道上抽烟，或挨墙跷腿作金鸡独立状，眼睛都骨碌碌地打量着一切过往的女人。我自恃还有几分旷达，在他们身边蹊蹊而行。也许是我左顾右盼的样子，太有点象那种女人了，所以，当我的眼睛刚扫到两个男人的脸上，他们立时跟随我的目光过来。一个干部模样，四十岁上下，身材魁梧，手拎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另一个年龄与他相仿，但生得精伶瘦小，腰际系着一个显示他很富有的蓝色涨鼓鼓的腰包，乍一看，很难分辨出是港澳客人，还是广州的个体户。他神气地抢前一步，低声招呼说：“小姐，请你到中国大酒店次杯咖啡，好吗？”

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恐惧起来，太阳穴胀痛、乱跳，强烈的憎恶感使我那几分可怜的旷达，兼几分可怜的巾幗勇气，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狼狽地甩开大步，朝立交桥的方向一直走、拐弯走，直到广州火车站，才摆脱了那两个男人的纠缠。我自认倒霉、晦气，发誓一辈子不再“见识”这种事情了。

但是第二天，阳光灿烂，我的心情也格外地好；加上吃罢晚饭后，丈夫怂恿说：“我陪你到长堤走一走。”我的信心又高涨起来。

我们将棕榈依依、绿草如茵的海珠广场作为起点，开始了扑朔迷离的长堤之行。哦，假若没有特别的心思，假若悠闲自在地沿着长堤漫步，夜幕降临的珠江河畔，是多么迷人啊。从27层高的广州宾馆开始，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沿着长堤一字儿排开，直到远处耸立在白鹅潭畔、显得俊逸矫健的白天鹅宾馆，正是群楼竞秀，那无数格子般的窗口，透过豪华窗帘的缝隙，抛射出多情诱人的缕缕灯光，象向楼层下面的大街小巷窥探着什么，诱惑着什么。大街上，络绎不绝地奔驰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华小轿车，它们扬手即停，象征着内地人一时无法企及的广州市高标准生活消费水平；小巷里，店铺林立，张灯挂彩。衣着时新、繁花似锦的人流摩肩擦背，或涌到购物中心，或涌到酒家，或涌到电影院和歌舞厅消闲享受。也有很大一批人，就在大街小巷两侧的小食摊档前坐下来，或要一碟炒田螺，或要一碟白切鸡，或要一碗猪脚姜醋，更来两瓶啤酒，大口大口地饮嚼，笑谑浪漫，喧声袭人。小巷对过的河堤边上，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榕荫覆盖，一阵阵湿润的晚风，从霓虹倒映的江面上掠来，撩起榕树那一串串低垂的须，亲切地抚摸那些挨在栏杆边、坐在石凳上乘凉的人，教人心里感到甜甜的、醉醉的。哦，一个多么热闹而又温馨的羊城之夏夜啊！谁会相信，如此美丽、富裕，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起飞在我国众大城市之前的骄傲的羊城，竟然隐蔽着一桩桩令人难以置信的恶行？我不愿意相信，我强迫自己不去相信！

然而定睛四顾，只见徘徊在长堤边上，活跃在爱群大厦、广州电影院、大同酒家门前，穿梭于人头涌涌的西濠二马路上的那些男男女女们，是那么刺目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打扮得非常入时，相貌和身材都颇不错的女人，从16岁到40岁不等，以30岁左右为多，乍看上去象在等待或寻觅友人，象在江边纳凉，但那眼神既放浪，又警觉，机灵地一瞄中目标，便紧缠不放。而在人民南路口一带，正在修建的高架桥那庞大的阴影下，则象开会象排队一般坐着站着数不清的男人，有老有少，暗晦中只见他们翻起的眼白特别刺目，死死地瞪住过往的行人，只要有一个独身女人经过，马上嘘声四起，此起彼伏，伴随着一串低沉的淫业行语。

我仗着丈夫在不远处瞄着做保险系数，放胆儿学着浪荡的娘们，混到妓女和嫖客之中，亲眼目睹了几桩“生意”的成交。如一个瘦高个儿、脸庞白净的中年女人，瞄中一个目标后，便悄悄地游荡过去，拿肘子象无意般碰碰对方的手。对方果然是嫖客，马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小姐，你要什么？”

“先生，要我陪你喝咖啡吗？”

“要多少？”嫖客问，准备着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谈判。

“200。”暗娼伸出两根手指作答。其实要价不算高，高档次的每晚要收1000多元。

“50吧！”可能是这个男人有点吝惜，也可能这个女人并不十分漂亮，值不了那个价。

“啐啐。”她也挺清高的扭转头，赶快又瞄上了新的对象。这次看来价钱已经谈妥了，但女方挺认真、仔细：“你

出格吗？”（黑话：格，即住的地方。）

嫖客答：“晒格，放飞。”（黑话：即没有固定住处。）

“那你跟我来，多出一些算啦！”女的伸出五根指头示意说，另一只手已搭上了他的肩膀。

“妥不妥？”

“绝对妥当。”（即绝对安全。）

“那走吧！”嫖客说罢，用手搂住她的腰。妓女并不急：“上车后，先交150……”

一辆“的士”在他们面前停住了，他们挨挨擦擦的钻进去，“的士”又奔驰起来……

就这样，我亲眼见到几对男女生意洽谈成功之后，钻进了“的士”中。这些“的士”载着他们，奔向繁华的宾馆酒楼；撒向全市的大街小巷；消失在中低档的招待所、路边店。也有的就在附近，搂腰抚胸的，双双对对钻进了大同酒家、广州电影院、爱群大厦的酒巴和舞厅里。立时，我感到长堤边上那一幢幢豪华宾馆抛射出的缕缕灯光，是多么具有挑逗性；而热闹温馨的大街小巷，则被抹上了一层暗晦的阴影。

珠江羞愧了，夜空，颤抖着垂下了眼帘……

三、疑问与沉默——卖淫嫖娼的调查证词

我不禁问：默默流淌的珠江，你要诉说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羊城的夜空，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忧思的沉默。”

然而，有一群人说：我们愿意作证。

刘兆权——建筑包工头

告诉你吧，广州市内有三个秘密的“鸡”（妓女）市场，就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广源路，越秀公园门口，和人民南路滨江（长堤）一带。一到傍晚六时左右，这几个地方便热闹得象赶集一样，妓女和嫖客密集得不计其数。他们或相互亲自交易，或通过姑爷仔（又叫皮条客）——我们更喜欢称为“挽鸡笼的人”介绍，凡一拍即合的，便马上“打的士”去开饭。那些急促成交的女人，大都是为了赶趟吃晚饭的。茶足饭饱之后，便去找地方开档（作爱），有到宾馆有到公园有到私人旅社，也有直接带回家里去的。

做这些买卖的女人，大多数来自外省，相貌和身材都很入眼，她们一般都租住在市内一些中低档旅馆作为“总部”，傍晚便赶到“鸡”市场来兜生意。而广州和香港的嫖客们都喜欢玩她们，说是“外江鸡”白净漂亮又便宜，比广州的“本地鸡”更够味道。她们谈妥生意之后，先要嫖客交一半“订金”，到了开档的地方，剥光衣服后，便要交足银两，方可进行。不过，若是经过“挽鸡笼”的人介绍，价格都在100元以上，他们要从中收取20%到50%的介绍费，有什么办法啦！来卖淫的外省妹，都是成队结帮的，什么上海帮啦，四川帮啦，湖南帮啦，沈阳帮啦，名目繁多，都是由一两个头目控制着一群妓女，三五个、六七个不等。他们或是她们的哥哥，或是丈夫，或是父亲，附带几个同村同镇的女子，一切都要听他们的指挥调度，剥削得挺利害呢！所以，很多嫖客都想与妓女单独接触，好捞个便宜货。

晚上八九点钟以后，“鸡市场”的高潮便过去了，但仍有三三两两的妓女们在活动。这时候，凡仍在附近徘徊的单

身男人，占80%是嫖客，这些人大多是经济比较拮据，出不起大价钱找妓女去淫乱，便想出一角钱（即十元钱），拍个女仔到附近的电影厅或公园内去“打波”（即狎昵，不作实际性接触）。在越秀公园门口的嫖客，与妓女们谈妥之后，少数是到中国大酒店与东方宾馆的，大多数就近进越秀公园内，露天情浓意蜜一番，省一笔住宿费用。你甭以为玩女人的男人都是很大方的！

对了，你一定猜我也是个寻花问柳的人。其实，这些见闻我是从同行们那里听来的。我敢打赌，在广州市居留的建筑包工头里，有85%的人都玩过妓女。有一次，我到光复南路一朋友家里吃完狗肉后，他带我到人民南路去转了一晚，以后又去过一两次，果见那里情景，跟同行们向我吹嘘的一模一样。不过，我可没有胆量去跟那些女人讲过一次话！

王少霞——电影院带位人

我们电影院前面的西濠二马路，虽然不足50米长，却是全广州、甚至全国最著名、最兴旺、也最复杂的路段。一到入夜的时候，万头攒动，人被挤迫得连身也转不过来。不过说实话，这时电影院前虽然妓女云集，但她们都忙着跟嫖客们开房挣大钱去了，只有到了白天，她们才有更多人光顾我们，先是在影院门前流连忘返，伺机勾引嫖客进电影院内挣点小费。这些妓女，大多数是来自外省的，穿着妖艳，搽脂荡粉，描眉画眼，双脚蹬着拖鞋，东挨西靠。或是她们撩逗男人，或是嫖客勾引她们，两人密斟一阵，讲好价钱之后，便派一人前来票房购票，之后又将两张票子分开，或是由男或是由女先入，进到戏院黑暗处坐下后，便开始“打波”（狎昵）交钱。

有的妓女，往往在同一部电影里赶二三趟。她们事先购买好几对戏票，赶头场与一个男人进来，狎昵半个钟头左右，嫖客交了钱，便中途退场了。十来分钟左右，她又与另一个男人进场，到另两个座位坐下，如是重复泡制一番，又出去带第三个男人进来。一出电影看完，她便挣到100多块钱了。当然，象这种例子的，都是靓女（漂亮的）罗。她们一次要价起码30到40元。而那些样子丑些的，衣服脏些的，土里土气的，每次都在10元到15元左右。她们将挣到的钱，叠起来塞进袜筒里，文胸内，出来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这些暗娼嫖客，我们基本扫一眼，便能判断出来。自从开展打击卖淫嫖娼活动以来，我们电影院成立了“捉鸡队”，并设立三道平常人看不见的关卡。第一道是票房，若发现暗娼嫖客买票，便暗示给有关人员注意追踪。第二道是入闸口。如果在第一道关卡漏网的人，往往在进闸检票时便会被发现。第三道关卡是我们带位员。如果有些乔装打扮得甚高明，连续蒙混过两道关卡的人，那么到了我们带位员跟前，十不离八九，也被辨别出来，准确率达90%。6月下旬，我们就连续查获了14对暗娼嫖客，都是在他们交接钱、证据确凿的时候捉起来的。还有许多人，因苦于发现不了他们交接钱，便让他们漏网了。他们口口声声宣称：他们是在谈恋爱，你有什么办法？！

最有意思的是，近日有一次，售票员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西濠二马路上追逐一个女子，象在争执什么。然后过来买了两张电影票，终于将那女子说服了，一齐进场看电影。售票员马上将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影场的电灯一熄，